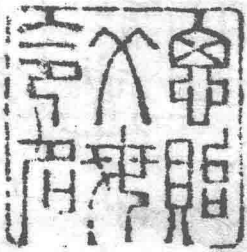


鄭板橋集

家書



叔稿詩文最不盡求人作叙求之至公
大人既以借光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
至會議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
如不叙為得也我篇家信原莫石乃文
章有此好處大家看！如無好家糊窗
糊壁更復說覆盡而已何以叙的

鄭燮自題

己巳



十六通家書小引

司徒文真刻



與舍弟書十六通

興化鄭燮板橋氏著

雍正十一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

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窮迫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為輿臺

卑隸未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
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
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
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鬼貴胄借
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
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
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
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

善禍淫彼善而富貴尔淫而貧賤
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
宗貧賤今當富貴尔祖宗富貴今
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
即在其中矣愚兄為秀才時檢家
中舊書箴得前代家奴契券即
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
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

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
苦存此一帝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
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為人靈
即是為己靈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
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
即未其子孫即有不可問之事不可
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
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

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
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
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
髮還是我怒眉瞋目以為異端而深
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
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

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
惹此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
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之何辜
乎況自昌黎開佛以來孔道大明佛
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
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
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知尚
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繫利無

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秀才罵和尚和上亦罵秀才語云各
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
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
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

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
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
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
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
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為文者不當如
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塲屋
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
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州南書字

字贅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
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
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
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
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
上金鑾御手調羹羹貴妃侍硯與崔宗
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
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

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
如哉公不得以夜郎為太白病先朝董
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
為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
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踈放愈不整
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
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臯兩先
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

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出早世靈犀
晚達其崎嶇也難矣至矣皆其文之所必
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
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尔利科名厚
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雕
奇曰澹遠何怨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
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
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

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
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
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
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
閣下遊看江景并遊一戲港書罷登舟
而去

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

弟墨